



挺进

苗青 摄

诗性的生命状态

■吉狄马加

柴松献是个生命力旺盛、充满激情的人,他的诗歌是他生命激情的一种外在呈现。他本质上可以划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的写作风格基本上是抒情的。

诗歌界一直有一种观点,视诗歌为生命的冲动与激情的勃发。其来源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即“生命冲动”是指内在于生命中的“生命欲”或意志,有了这种冲动,生命就变化、发展,因此,生命的冲动是创造进化的动力,是一切生命的本源。也就是说,世界上一切事物的产生都是以生命的冲动为根本动因的。后来,也有人将之延伸发展为“信仰意志”、“存在意志”等,突出情感、意志的重要性。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具有强烈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但它对于思想变革和精神解放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与柏格森相呼应的还有尼采的“超人哲学”,强调唯意志论,夸大意志的绝对作用。这些观点影响到中国当代诗歌界,产生了不少类似的说法,比如强调“诗歌是自由的象征”,“诗歌是英雄的事业”,强调“活到哪个份儿上,写到哪个份儿上”等等。这样的观点激发了一些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充满激情地投入诗歌事业,有益于诗歌的活跃和兴盛,但也有脱离社会性、公共性的缺陷。

柴松献无疑受过这种观点的影响,他的《信念》《做一个巨人》《宇宙之鹰》等都或多或少有着这些思想观念的影子。《信念》是柴松献20岁左右写的言志诗,写这首诗就是要向世界宣告自己的

理想,他在诗歌里这样自我砥砺:“西北风/撕咬着黄皮肤/每走一步/都是一种痛苦”,但他坚信:“饱尝了风雨沧桑/一个不屈的信念在分挽/搏而无憾,尽管平淡……”颇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气概;而在《做一个巨人》中,他自我分析:“也许我的骨髓真的已融进尼采的魂灵/生来我就要做时代的叛逆/生来就要与世俗力量抗争”,最后,他发誓:“我要说/我会愈挫愈奋/就是奋争万年/也要叱咤风云/最终给世人一个惊叹”;而在《宇宙之鹰》中,他这样写道:“因为自小有着勃勃雄心/不甘平庸于这狭窄天地/一直想做茫茫宇宙的强者”,“鹰高瞻远瞩/开始集聚超越梦想的力量/十年磨一剑/已磨出了王者之剑霸气之剑/能砍断一切缠绕筋骨的锁链/向宇宙冲刺/冲刺/冲刺……”关于鹰的寓言写得颇有象征性,这分明是柴松献个人的自我写照和精神寄托。

柴松献遇到过不少挫折,但总体是个不甘失败、永不气馁的人,就像他用以自勉的“忍辱负重任嘲弄,二十年后争雄霸”。正是这种激情,这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以及诗人的敏锐机智,让柴松献打开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在写作风格上,柴松献吸收了不少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和精髓,比如在《宇宙之鹰》等诗中用夸张、比喻、象征的手法塑造鹰的形象。他的写作符合浪漫主义的特点,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语言大胆,想象奇异,辞藻瑰丽,重感觉引领和情绪宣泄,比如他的爱情诗《那段诗歌记忆》《一个蝶恋花的故事》《爱的不约而至》等,都是一见钟情,一发不可收拾,热烈而恣肆,

充满对女性的想象和对爱情的美好憧憬。

夏尔·波德莱尔曾如此定义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既不是随兴的取材、也不是强调完全的精确,而是位于两者的中点,随着感觉而走。”对“对理想世界的追求”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根本目的,柴松献正是一个对未来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所以才写了大量宣泄内心情感、充满想象力

的诗。这样的诗歌也被称为抒情诗。抒情诗在中国有着深厚传统,陈世襄甚至认为中国文学的主流就是“抒情诗”。抒情,即表达情思,抒发情感。古人说:诗歌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郭沫若更断言:“诗非抒情之作,根本不是诗。抒情用进步的话来说便是表现意识。”因此,抒情诗具有主观性、个性化和诗意化等特征。浪漫主义诗人们是将“生命哲学”、“超人哲学”体现贯彻得最为彻底,最淋漓尽致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共同特点是:精神上浪漫自由,生活中情感丰富,多姿多彩。所以浪漫主义诗人最擅长写抒情诗。而最适合表达浪漫情感的也是抒情诗。在柴松献的系列诗歌中,《美丽是一种秘密》《誓言是一种激情》《失落是一种情怀》《郁闷是一种露水》《梦寐是一种花朵》《惆怅是一种烟月》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抒情诗。

鲁迅先生曾写《摩罗诗力说》,其实是赞许一种诗性的生命状态,其实质也就是推崇浪漫主义。而当代中国诗歌界正需要唤起一种新的激情,在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进程中,在文化强国的历史背景下,整个社会呼唤理想与激情,呼唤生命创造力,以推动当代诗歌的发展,创造新的诗歌高潮。

现在的书房还算气派养眼。不知是否因为气派养

眼的潜在心理,无意中却忽视了书房的原本功能价值。我一直把书房当成独立于家庭的一个特殊所在,设置了种种“清规戒律”,而正是这些所谓的规矩,在书与人中间划出了一条看不见的界限,亲近变成了生疏。实际上,书房本应是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理应有利于书与人的亲近,而非孤立于家庭的“世外桃源”。前些年,经过耳濡目染,儿子也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但自打这个书房建好之后,我的那些关于书房的信条,以便增强记忆。

其实,书房就是全家享受书香的地方。一个家庭的书房价值,不应迷失于满足外人的赞誉,而应方便这个家庭最大限度地吸收知识营养。一言以蔽之,书房,就应是一个家庭最舒服的读书与写作的所在。

明白了这些道理,虽然对于书房的卫生标准并未降格,但我不再动辄给妻子、儿子提出种种严厉要求。我自己也脱掉了过去为自己强加的那些想当然的“清规戒律”,怎么方便就怎么摆,怎么喜欢就怎么读,哪怕是看书累了,随意躺在地板上大睡一觉也未尝不可。有时我还会在整齐的书架上信手贴上一张摘自书籍中文字的便条,以便增强记忆。

青春是诗与歌的不朽语言,也是永不翻篇的记忆珍藏。很多年过去了,但还总是回想起当初用攒来的钱,从从前到处都是的旧书摊上买来一本本诗集抄阅吟诵的岁月,从街头随处可见的逼仄音像店里买来随身听插在皮带上听歌装酷的岁月,一段并不完全明媚如春但却格外纯粹干净的日子,一段并不怎么随心所欲但却那么悠游自在的日子。或许,这也就是青春的无解魅力和引人追忆的所在,因为那是一段永远无法回去的时光,也是一段只会在记忆中越来越美好的时光。

■刘英团

阿来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他的作品“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他的《蘑菇圈》依然沿用诗性的语言,以极具民族性的载体,包容了时间的维度,融化了理想化心灵和现实的边界,将其对藏区的“生根之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蘑菇圈》聚焦藏地当下热点,讲述的是与近年被消费者爆炒的与松茸有关的故事。

那时,机村山上所有的蘑菇都叫蘑菇。最多分为没有毒的蘑菇和有毒的蘑菇。而到了故事开始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开始把有毒的蘑菇分门别类了。在阿来的笔下,蘑菇也能开创“历史”。“尽管那时工作组已经进村了”,“尽管那时工作组开始宣传一种新的对待事物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叫做物尽其用,这种观念叫做不能浪费资源”,“这种观念背后还藏着一种更厉害的观念,新,就是先进;旧,就是落后。”

“新”与“旧”、“先进”与“落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乃至时空跨越。所以,《蘑菇圈》所讲述的围绕着主人公阿妈斯炯发生的那些事儿,皆属现代性或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结果。尤其是在这个“经济”时代,阿妈斯炯的蘑菇圈突然就变得值钱钱了:“不是所有蘑菇都值钱了。而是阿妈斯炯蘑菇圈里长出的那种蘑菇。它们有了一个新名字,松茸。当其他不值钱的蘑菇都还统统地叫做蘑菇的时候,叫

做松茸的这种蘑菇一下子就值了大钱。”

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蘑菇或者说松茸的升值,极大地刺激了包括机村人在内的所有人的贪欲。当人们都在为松茸而疯狂的时候,保持了冷静心态的,唯有阿妈斯炯。

但逐渐地,阿妈斯炯说:“儿子啊,我老了我不伤心,只是我的蘑菇圈没有了。”作为一个底层普通藏民,阿妈斯炯不担心自己自然生命的终结,伤心的只是蘑菇圈的消失,这里消失的其实不是蘑菇圈,而是大自然。阿妈斯炯说:“我只想过,变魔法一样变出这么多新东西,谁能把人变好了?谁能把人变好,那才是时代真的变了。”这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也是对人性的敬畏。

在她的人生中,这个“蘑菇圈”成为与她一起度过各种复杂岁月的秘密力量:爱情、私情、孩子、革命、时代,各种事物纷纷飘现,又不断消失。这个“蘑菇圈”既象征着她内心深处的坚定信念,又象征着她丰富的人性。她从不把这个“蘑菇圈”据为己有。比如,在大饥饿时期,她用采来的蘑菇,养活了陷于饿死边缘的村民们。

这种力量,使得一个普通的藏族女性,在历经沧桑时,仍然保有极大的善意和自由。

《蘑菇圈》是一部优美的藏文化史诗,在小说里,阿来以极大的善意来对待世事万物,以极大的敬意来写阿妈斯炯这位藏族的“精神领袖”。一如阿来所言,他之所以选择直面藏区人民挖掘松茸、虫草的故事,是因为“特产给藏区带来了机会,但也深刻改变了那里……”

用挚情之笔构筑记忆大厦

用挚情之笔构筑记忆大厦

■嘎子

冬天,第一缕阳光刚刚洒到窗前,我就收到龚伯勋老师快递来的这套书。捧在手里,厚重结实,沉甸甸的。那是由三卷书组合成的康巴纪实,三卷硬皮精装的书矗立在眼前:《行走康巴》、《长河说古》、《川边风云》,我想到的是矗立在山冈上的一座伟岸的藏式建筑,石砌的碉楼耸立云端,漂亮的雕梁画栋,彩色的门楣与窗棂,迎着雪山口刮来的冰冷的风和蓝得透明的天空,宏伟壮观。

记得有个在世界各地设计了好多摩天大楼的老建筑师说过,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寻一处开满各种鲜花的河岸,修一幢有彩色屋顶的木房子。避开一切商业操作与客户意愿的干扰,只想让自己的心愿实现。那是他童年时期的梦,一直装了几十年了,他还在等待梦想的成为现实。当然龚伯勋老师不是建筑师,他是个真正的记者、历史学家和文学作家。他早就在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做准备了。构建这三部厚重的《康巴纪实》,就是他这许多年辛勤劳作,细心专研、田野搜集、实地采访的结果。对他来说,只是完成了他多年的心愿,对康巴这片古老且丰厚的土地来说,无疑于修筑了一幢辉煌伟岸且民族之风浓厚,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建筑。

一页一页翻开这部《康巴纪实》,跟着龚伯勋老师的指引,我们走进了这片神秘古老的土地。不得不佩服这部书这座建筑的构筑者,从他把生命最宝贵的青春岁月交付这片土地起,就开始了他的构筑“大厦”之梦。他当过公务员、报纸记者和杂志社编辑,他工作休闲时,就开始为这部书搜集材料。龚老师是个很细心的人,每一段有价值的历史资料,都保存起来,日积月累,他终于有了构筑浩大工程原材料。书里大多数图片都是他在现场地亲手所摄。他正是一个使命感强的有心人,一点一滴的集累,才弥足珍贵。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成熟的果子,可在它的诞生过程中,作者付出的艰辛与汗水,不是一句“呕心沥血”能概括的。记得,龚老师快七十岁时,还不顾身体的年迈,去高海拔的新龙等地寻访梁姑新龙娃独特的民俗生活,考察清未布鲁曼之乱的发生地,拍摄了扎呷神山的壮丽之景。

完整的生命,除了血肉身躯与精神灵

魂,还应与与他热爱的土地脐血相连的历史。那是一条长河,穿越了千百年的时空,隐藏在古老岁月的丛林里。龚伯勋老师这部《康巴纪实》,会帮助每一个喜爱这片土地的读者,了解康巴那段隐融在时光深处的历史。书的第一部《行走康巴》,通过对古“牦牛国”、“西吴国”的寻访,在“扎溪卡”、雅江、色达、新龙等地的走马,我们走过那些山色风光,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古老与厚重。沿茶马古道登上贡嘎雪山脚,走雅砻河谷,在藏族文化宝库德格印经院里寻宝,在长河风烟弥漫的古战场怀古。第二部《长河说古》,以一条河——大渡河(长河)为线索,全景式地展现了大渡河沿岸和周边这条世界著名的民族走廊,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受的风霜雨雪,讲述了一个个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几个不同信仰的民族间交流融合或为生存拼死搏斗的惊心动魄的故事。第三部《川边风云》,从时空上覆盖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历史转折时期,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大事件:赵尔丰改土归流始末及川边将星尹昌衡平乱西征。这些历史事实与民间传奇,在当地各民族人们心底都深刻着不可磨灭的印迹。厚重的书,沉重的历史,作者——一道来,笔墨色彩且轻松。可以看出,作者不是个好搬弄故纸堆来炫耀的伪史家,曾经做过记者的探底认真,使他书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有发生地的回园寻访,实地考察。多年的文学修养,使书中的文字清丽自然,又不故作深微,聱牙诘屈。作者并不满足于此,他在讲述历史事件的同时,又把读者引入藏族的宗教、伦理、哲学、艺术等古朴且悠远的天地,在恪守真实的同时,又不妨碍他在有些篇章里点染神秘传奇的色彩。可以看出,他在写作中不仅仅对历史真实性的认真负责,更是在磨炼与寻觅一个真实的自己。

龚伯勋老师的这部书,不仅从时空上涵盖了清末民初以来康巴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各类大小事件,就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在开掘连接康巴历史长河与今天和未来的通道。正如作者所说,他是“撷得历史碎片,垒起记忆高山”。读者借助他的导游,穿越时空去探索一下发生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那些轰轰烈烈,又传奇神秘的历史,在游览高原壮丽美景的同时,也知道这片土地历史与文化的富饶与丰厚,认识一个真实的康巴。

■禾刀

几乎每个读书人,都会有拥有一个独立书房

的梦想,我当然也不例外。

成家立业后,开始一家三口挤在现在这座城市的城中村。房小人多,努力在城市里站稳脚跟自然成了头等大事,对于书房自然不敢有何奢念。若干年后的今天,在改善住房条件时,我终于有了自己现在的这个书房。这个书房并不大,仅由十来平方米

的阳台隔将出来。我感到最得意之处在于光线好,采用了全玻璃结构。现在只要拉开窗帘,近可瞰小区绿化,远可眺波光粼粼的湖水。

待书房里的这一切装备配置妥当,我也逐渐习惯了从亲戚朋友那里一次次收获啧啧的赞美声,一种多年未了的愿望顿时付诸现实的欣慰总会不时涌上心头。为了保持书房的整洁,我还给妻儿提出许多要求,比如书籍归类、卫生打扫、家具摆放等,弄得过去无拘无束的儿子进书房时,总会三番五次地“请示”。

然而,当亲戚朋友初次入门的那些赞美声逐渐安静下来时,原以为在新的书房看书会自然地涌出更多热情,码字的思路自然更为活络,但几天下来,反倒感觉书难得看进去,字也码不了几

个,码出来的几句话显得干涩难以下“咽”……我

不是一直期待有自己的书房吗?

一个偶然的

机会,同一书友聊起读书的话题。他谈到自己的读书体会时说,“怎么舒服怎么读”。在家里看书时,书友从不正襟危坐,要么斜倚在沙发上,要么半靠在床背,有时脚跷得老高,有时还会直接趴在地板上……反正怎么舒服就怎么来。他的书房里也摆了很多书,除了少数码得比较整齐外,绝大多数也是信手摆放,视觉上看起来有些不雅,不过他从不愿意让妻子打理,“自己放的东西自己好找”。

想想也是,这些年读书,早就养成了喜欢在书上做些笔记的习惯。书看完了放在哪里、书上有什么笔记,常常只有自己心知肚明。过去看书条件虽然差点,但没什么特别的讲究,怎么方便就会怎么读。码字也是这样,前些年一直把电脑架在卧室,桌上摆满书籍,多少个夜晚就这样“艰苦奋斗”。过去总以为那样是因为“艰苦”,可真正摆脱这样的“艰苦”后又猛然发现,自己迟迟难以回到过去的读书和码字状态。

书友的体会令醍醐灌顶,令我茅塞顿开。一直以来,拥有一个书房是我的追求,但在久而久之的渴望中,这种追求被我的想象一再“抛光”,所以

美好的时光

论是原诗还是译作。

这种诗意让人不禁想起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歌中有这么两句,“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写得既浪漫又现实,以现实的内涵来凸显浪漫的情怀,这是歌曲打动人心的关键所在。是的,年轻时的美貌人人爱慕、喜欢,但随着岁月无情变迁,还有谁能为你细数额头的皱纹?还有谁能在你身边朝夕相伴?年轻时的美貌也可能不过是虚幻的“梦一场”。这种糅合了年华易逝、青春难再的普遍性情感,很容易激起大部分人的共鸣,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什么都能异变成“快餐”的年代。

很多人怀念青春,其实倒未必完全是怀念那年青的容貌和过去的时光,而是怀念那个曾经“青春”的自己。因为,那种简单纯粹、无忧无虑的心态,正是在无数次社会碰撞和沧桑历练后,慢慢遗失在“青春”正好的记忆时光里。所以,不